

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五輯
沈雲龍主編

釗影樓回憶錄

包天笑著

文海出版社
有限公司印行

包天笑先生著

釗影樓回憶錄續編

癸丑春日 澹安



自序

在一九四九年五月，我始寫此回憶錄，自兒童時代寫起以及青年而至中年，得三十多萬言，本不敢以問世，前序經已述及。後由友朋的勸告督促，并相助爲理，遂於一九七一年六月，在大華出版社印行出版。爾時我年已九十六了，老病侵尋，神思衰落，記憶力更不如前。乃蒙海內外賢哲，加以獎勵，謂此僅辛亥革命以前事耳，於此中斷，殊可惋惜，百歲光陰，如白駒過隙，前事不忘後事之師，追述遺聞，亦足爲後生史材。而我以行將垂盡之年，在此藥爐病榻之旁，亦嘗迴念前塵，尋思故友，深夜失眠，又復弄筆，亦得十餘萬字。不足則繼之以一九四九年的斷爛日記，即名之曰鈞影樓回憶錄續編。前編由柯榮欣先生爲我印行，後編由高伯雨先生爲我印行，皆由大華出版社出版。我以病中，精神不繼，尤賴伯雨先生爲我編校，多所贊助，心滋感謝。春蠶絲盡，蠟炬淚乾，讀者諸君，有以教正。

吳縣包天笑時年九十八，一九七三年八月在香港。

www.docsriver.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
更多**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**在电脑端打开链接
<http://www.docsriver.com/shop.php?id=3665>



www.docsriver.com 商家 本本书店
内容不排斥 转载、转发、转卖 行为
但请勿去除文件宣传广告页面

若发现去宣传页面转卖行为，后续广告将以上浮于页面形式添加

www.docsriver.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
更多**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**在电脑端打开链接
<http://www.docsriver.com/shop.php?id=3665>



鉏影樓回憶錄續篇目錄

自序

關於留芳記(上) 一

關於留芳記(下) 六

辛亥風雲(一) 十二

辛亥風雲(二) 十八

辛亥風雲(三) 二三

辛亥風雲(四) 二九

記上海立報 三六

回憶畢倚虹(一) 四二

回憶畢倚虹(二) 四九

回憶畢倚虹(三) 五七

回憶邵飄萍(上) 六五

回憶邵飄萍(下) 七一

時報小糾紛 七八

路劫記 八七

我與電影(上) 九三

我與電影(下) 九八

目錄

目 錄

護花律師·····	一〇五
上海律師群像·····	一一〇
癡官王引才·····	一一七
綴玉軒雜綴·····	一二七
姚玉芙一故事·····	一三四
東方飯店雜事秘·····	一四〇
鐵門小住·····	一四七
軍閥時代嫖與賭·····	一五四
記丙子同庚會·····	一六二
神童易順鼎·····	一七一

劍影樓回憶錄續編

天笑著

關於留芳記(上)

在一九二〇年時期，我曾有歷史小說「留芳記」之作。屈指計來，已是五十年了，此書也是未成之作，以章回小說體，共寫了二十回，計有十萬字，在上海中華書局出版，今則早已絕版了。我於別的譯著小說，並不十分着意，但於留芳記，却是下了一番工夫。病中無聊，偶爾追憶其事。

我在青年時代，在曾孟樸所辦的「小說林」出版部，見他所寫的「孽海花」，我也曾有過志願，要想把當時的革命事跡，寫成小說。也曾把秋瑾、徐錫麟的事，寫成一二回，名曰「碧血幕」，當時革命尚未成功呢。因思歷史小說者，不同於歷史也，也不同於傳記也，最好與政治軍事無關的人，用以貫串之，始見輕鬆俊逸。久久未得其人，而我也於這個志願淡忘了。那年在北京，識張岱杉先生，偶談及此事，他說：「有一個人，可以為你書中貫串一切的主人。」我問何人？他說：「是梅蘭芳。這孺子一定成名，現在已經聲譽滿京華，士大夫爭相結納，用他來貫串，比了「孽海花」中的賽金花，顯見薰蕕的不同。」當日座中尚有宋春舫、錢芥塵諸君，都拊掌稱善，我也覺得張岱老提出梅蘭芳作我書中的核心人物，也頗為適當。就這樣的三言兩語，便引起我寫這書的興味來了。

梅蘭芳我早就認得，他第一次到上海來，便到時報及各報館拜客，又因為我友楊蔭孫（北京交通銀行行長）在上海張園結婚，演唱堂會戲（本來是上海丹桂第一台請來的，却以北京銀行界的勢力，搶先演唱了一次堂會戲）也和他晤談過，其時他是二十歲吧？那時北京到上海的名公鉅卿、文人學士

捧他的已經有很多很多人了。我為了寫這小說，不能嚮壁虛造，一定要先行搜集材料，多多益善。在梅蘭芳一方面，我的朋友屬於「梅黨」的極多（梅黨兩字，是他們黨員自稱的），要徵集資料，可以供過於求。但是我的寫這書，志不在於梅的美藝嘉譽，而很想闡發那時民國革命的史實，如今想來，不免有些志大言誇了。

我這時便想着手搜集資料了，談何容易，這真是一個艱鉅的工作。我此次來北京，距離辛亥革命，已經有七八年了，洪憲時代也已過去，正是北洋軍閥當權的時期。而我是生長在江南的人，從武昌起義，一直到清帝讓位，江南人好像隨隨便便，沒有什麼大關係，譬如又麻雀扳一個位，吃館子換一家店；糊糊塗塗睡一覺，到明天起來，說道已經換了一個朝代了。

還記得江蘇宣告獨立之日，程雪樓（德全）以巡撫而易為督軍的時候，我和時報一位同事程君，到蘇州去觀光一下。但見撫台衙門前只不過飄揚了一面白旗，至於老百姓，正是行所無事，各安其業，古人所謂匕鬯不驚呢。所以我必須在北京多搜集些資料，因為此地虎鬥龍爭，狼奔豕突，可歌可泣，可怒可驚的軼事正多，這是我們治野史的所萬不能放棄的呀！

但是搜集材料，却先從何處着手呢？自然要向在北京的朋友去訪問，而我當時在北京熟識的友朋還不多，有的是在辛亥以後方到北京的；有的雖在北京而不問外事的。岱杉先生說：「我可以把我所知道的許多遺聞軼事慢慢地告訴你。」不過他也忙得很，我怎可為了我的小說材料，常去麻煩他（其時他是財政部次長兼鹽務署）。而且他是現任官，到底有許多不便講的呢。我這一次到北京，不過兩星期，就要回上海，買的京滬來回票，有定期。因想不如下次再到北京來，多住幾天，這種徵求故事的工作，不是以急。章所成功的，最好是從容不迫，在飲宴中、談笑中，無意得之，更為親切有味。

回到上海不多久，可就有兩位朋友見訪，這兩位朋友，可算得是梅黨中的高級職員、宣傳使者。這兩人是誰呢？一位是趙叔雍，一位是文公達，叔雍是趙竹君的公子、公達是文芸閣的公子，叔雍任職於申報館，公達任職於新聞報館，為黨魁支持輿論，也算得分派得好均勻了。我的留芳記還未動筆，而不知如何，他們消息靈通，情報週密，新聞鼻已經嗅到了。兩人都是為梅郎作說客，我是心領神會的，叔雍先來，我知道他的意思，掉了一句京戲「空城計」的戲詞，笑道：「司馬的大兵來得好快呀！」叔雍的話，頗為蘊藉，他說：「腕華的為人，真如出污泥而不染，你先生也賞識他，呵護他的，關於雲蘇堂的事（雲蘇堂是北京的相公堂子），大家以為不提最好，免成白圭之玷。」公達的詞令，沒有叔雍好，他說話有點格格不吐。這位先生，文思邃密，而邊幅不修，他還是費坭懷（念慈）的女婿呢，他的夫人嫌他沒有功名，不漂亮，常常把他逐出閨房之外，大有天壤王郎之感。他說：「蘭芳雖是馮六爺（馮耿光）一班人捧起來的，外間那些人，妒忌他儘說些髒話，那是不可輕信的。」我說：「我知道：這次在北京，我也和蘭芳見過幾次面，以他的溫文爾雅，我已心儀其人，決不會對他有輕佻之感。實在說，我寫此小說的旨趣，目的並不在梅蘭芳，只不過借他以貫串近代的史實而已。正要向兩兄請教，以兩兄的博聞廣識，必有許多大好資料，光我篇幅咧。」

過不了幾個月，我又到北京去了，這一次，我想在北京多勾留若干時日。我那時已經脫離時報了，無職一身輕，所以有此空閒歲月。這個時候，北京正是最繁盛的時期，也是最紛亂的時期，上海的許多朋友，也紛紛北上，除了去做官的人以外，如林康侯、楊蔭孫，都入銀行界；邵飄萍到北京開京報館；申、新兩報都有發專電的特派員在京，申報是秦墨西，新聞報是張繼齋。還有本在北京的徐凌霄、一士昆仲；還有袁寒雲也從上海回到北京來，舊友新知，更是多起來了。

這時北京新開一家旅館，喚做東方飯店，是上海一位姓丘的來京開設的，它的地址在南城外，鄰近八大胡同，正是最繁華之區，因為是上海人來開設的，不免有江南尊鱸之思，所以只是上海來的朋友，也都喜歡住在東方飯店。我在它的三層樓上，佔有小樓一角，每天三元，却包括早、午、晚三餐，且是西餐，下有公共食堂，當時的物價，比現在可便宜得多呢。那個時候，我還在申報寫連載小說，因此白天訪朋友，打游擊，晚上在電燈光下，握筆疾書，每星期兩次，以快郵寄去，也可以算得手忙腳亂了。

我那時想：既是書名「留芳記」，以梅蘭芳為書中主要貫串人物，那好像戲劇的一開幕，便先要把梅氏捧了出來才對。却是從何處着筆呢？我記得前讀「左傳」有一道：「數典而忘其祖」我於梅氏不如先從他的祖父梅巧玲講起吧。原來從前清咸、同年間，曾、左、李三位忠於滿清的名臣，平定內戰，又把個回光餘照的愛新覺羅氏，扶了起來了。北京是人文薈萃之藪，那些所謂士大夫也者，歌舞承平，挖揚風雅，載酒看花，賦詩聽曲。那時有些相公堂子，正在流行，梨園子弟，除了演藝以外，兼及侑觴延客。梅巧玲，因為他生得豐腴，北京有「胖巧玲」之稱，甚而皇帝也知道，當時某詩人有句道：「天子親呼胖巧玲」，是那一位皇帝呢？我不知是咸豐呢，還是同治呢。這個詩人呢，我也不知道，大概是樊雲門、易哭庵這幾位先生吧？

可是梅巧玲有一故事，都中名士，傳說不一，我較其最切近者記述下來。

原來四川有一位舉人傅留青，少年科第，到北京來會試，帶了一個老僕住居在會館裏，一到北京，同鄉同年的宴會無虛夕。起初認得一個名旦喚做齡官的，齡官死了，他做了一副輓聯，那句子是：「生在百花先，萬紫千紅齊俯首；春歸三月後，人間天上總銷魂。」（因為這齡官是二月十一日生的，

比百花生生日早一天，四月初一日死的，所以有下聯的第一句了）其實這種對聯，也沒有什麼了不得，不過切合他的生死月日而已。但是文人積習，互相標榜，便稱他為蜀中才子了。那傅留青正在鬱鬱寡歡的當兒，却遇見了梅巧玲，一見傾心，便成為美滿的知己。

傅留青家裏是有些錢的，此番來京，帶來了一萬多兩銀子，作為在京的費用。又為了四川距離北京遙遠，即使春闈報罷，就可以在京讀書，預備下一科再戰。可是讀書是妄想，馳逐於聲色之場，倒是真的，以他的豪情慷慨，任意揮霍，不久便囊空如洗了。有一天，梅巧玲去訪他，見他正和會館裏的厨子算賬，厨子見有人來，撇着嘴巴走了，傅留青却是愁眉不展的樣子。梅巧玲私問他的老僕傅忠，傅忠歎口氣道：「人是沒有良心的，這個厨子本是我們家鄉人，菜還做得可以將就。我們大爺，從前一個月裏總要請十幾回客，賬也由他開，錢也賺得夠了。現在因為錢不湊手，欠了他三個月飯錢，也不到一百兩銀子，就時刻來算賬，不怪我們大爺要生氣了。」巧玲道：「原來如此！我想你們大爺外面還有賬，不止欠厨子的錢吧！」傅忠點點頭。

要知那個時候，中國的電報郵政還沒有通呢，從北京到成都，一封家書，動輒幾個月，一往一來，便要半年。傅留青遠水救不得近火，家鄉的匯款不來，已是深入窘鄉，這也瞞不過梅巧玲的。那一天，他忍不住向傅留青說道：「我知道傅老爺近來錢不湊手，怎不和我商量？我手頭還有幾千兩銀子的積蓄，暫時濟急，有何不可？」傅留青道：「我怎好用你唱戲辛苦得來的錢呢？」巧玲道：「除非您不屑用我們唱戲人的錢，也就罷了。」傅留青道：「好！那末先借一千兩來用吧。」銀子到手，豪情勃發，不到一兩個月，早已阮囊羞澀，妙手空空了。俗語說：「一客不犯二主」，還是巧玲接濟，他一連三次，共借了三千兩銀子，巧玲自己也真沒有錢了。

北京是個勢利之場，傅留青如果會試中式了，便有辦法，偏偏又是落第。他在貧困之中，忽又害起病來，不到幾天，病已不起，不等到家中寄錢來，早已身沒京師，魂歸蜀道了。幸虧會館裏同鄉帮忙，料理他的後事。這時梅巧玲前來弔奠，懷中取出幾張紙條兒，說：「傅老爺在生之日，曾向我移挪過三千多兩銀子，本不要什麼借券，但傅老爺定要給。不過這借券留在我處不好，今日帶來在諸位老爺面前，把它銷燬了。」另外還送了五百兩銀子，他說：「最好請同鄉老爺們，把傅老爺靈柩盤回川中去。」說罷，洒淚而去。

這故事，北京人談者很多，而且傳說不一，焚券市義，大似孟嘗君之所為。我所記述的是聽羅癭公先生所講的，較為詳實。

關於留芳記（下）

我寫這留芳記小說，還是用章回體的，不過我在從前寫譯作小說的時候，早已不用章回體了。據一般出版家方面說：如果是創作，讀者還是喜歡章回體，開首有一個回目，回末還有兩句下場詩，并有「欲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」的老套語，可知舊小說原是從說書人遺傳下來的。舊小說開卷前

有個楔子，楔子還有一首詩或詞，我的留芳記也有楔子，也有詩詞的，開首便是羅癭公的一首詞。其詞曰：

流末從知市義難。輸他奇俠出伶官。靈牀焚券淚洶瀾。

曲子當年傾禁籟，孫枝萬口說芳

蘭。留將善報後人看。

調寄浣溪紗

這首詞便是從梅巧玲說到梅蘭芳了，那是我請求羅先生寫的。這時他住在北京的順德會館，他是廣東順德人，我便常常到順德會館去訪他，因此也認得了程艷秋，那個時候，程艷秋不過十六七歲吧。十次訪癭公，倒有九次遇見艷秋在那裏，後來艷秋拜梅蘭芳為師，也是羅先生介紹的。

再說：我這留芳記，先寫或了二十回（另楔子一回），約有十多萬字。本預備寫成八十回或一百回的，也可謂志大才疏，但是想：倘使要完成了出版，也不知要何年何月，就是這寫成的二十回，已經研磨到兩年多了。如果寫成一百回，那便至少要有五十萬字，而當時還流行用四號鉛字排印的，勢必要裝釘兩冊。並且這時上海的小說出得雖多，讀者的購買力還是微弱得很，一部書價目在一圓以上，便有些縮手了。出版家的計算，一部新書有十萬字的，定價可在一圓左右，初版三千部銷出，決不會虧本，再版當然有利了。

因此我這留芳記，寫成了二十回以後，躍躍欲試的便想出版的方法了。

閉門造車，不能出而合轍，我那時就想把所寫成的給諸位老朋友去觀看，請他們加以指正。尤其是供給材料的諸位先生們，當時由他們說了，及至我寫出來時，却大異其趣！也有的一時傳為珍聞奇事，而到了後來，方知不確，未能徵實的；諸如此類甚多。我有自己印成的原稿紙（那是在時報館

仿照冷血所印的型式印行的），把它騰清了，成為兩冊。我是在上海定稿的，這一次到北京，便帶了這稿本去了。

我記得那時一九二四年吧（民國十三年，歲次甲子），約在三四月間，到了北京，我第一要去拜訪林琴南先生。因為在三年前，我就曾造訪過他，以後也常通過信，寫「留芳記」的事，我也告知他，並請求他為我寫一序文，他也慨然應許了。這次來，將此「留芳記」請他鑒定並索取序文了。他那時已是七十三歲，但我見他還是精神奕奕，有說有笑的。我說：「小說寫得不好，請先生指教。序文慢慢兒賜下，拙稿擬在下半年印行。」誰知不到三天，他的序文，已經送到我寓所來了。我今將林先生的序文錄如下：

弁言

前此十餘年，包天笑譯迦茵小傳，甫得下半部，讀而奇之，尋從哈葛得叢書中，覓得全文，補譯成書，寓書天笑，彼此遂定交焉，然實未晤其人。前三年，天笑入都，始盡杯酒之歡，蓋我輩中人也。國變後余曾著京華碧血錄，述戊戌庚子事，自以為不詳。今年天笑北來，出所著留芳記見示，則詳載光緒末葉，羣小肇亂取亡之迹，咸有根據。中間以梅氏祖孫為發凡，蓋有取於太史公之傳大宛，孔云亭之成桃花扇也。大宛傳貫以張騫，騫中道死，補貫以汗血馬，史公之意不在大宛，在漢政之無紀，罪武帝之開邊也。云亭即仿其例，叙烈皇殉國，江左偏安，竟誤於馬阮，乃貫以雪苑香君，讀者以為叙述名士美人，乃不知云亭蘊幾許傷心之淚，藉此以洩其悲。今天笑之書，正本此旨。去年，康南海至天津，與余相見康樓，再三囑余取辛卯以後事，編為說部，余以薦老謝，今得天笑之書，余與南海之諾責卸矣。讀者即以云亭視天笑可也。

甲子三月閩縣林紓拜識

林先生文章茂美，史識超羣，乃序中以太史公、孔云亭相比例，他的寵譽我實在太過了。但他的序中意有所指，也是借他人酒杯，澆自己塊壘呢。他是以流麗的行楷，寫在兩張箋紙上，我在印行「留芳記」時，即以其墨跡冠於首頁。他序文中，有「前三年，天笑入都，始盡杯酒之歡」的數語，我不能不說一說。

原來我在三年前第一次訪林琴翁時，談得很好，他獎掖後輩，不遺餘力，他就約我第二日到他家中吃便飯。我出來告訴友人們，他們說：「噯呀！此老是極難得請客的，對你真是極大面子，萬不可拂其意，而且要去得早，不能使他久待。」那個時候，還是初春天氣吧，他約的是中午一點鐘吃飯，我不到十二點鐘，便到他家裏。他的書齋中有三數賓客，大概是他的同鄉，却不見主人。後來却見琴翁穿了一件長可及膝的棉袍子（這種棉袍，我們江南老年人也常穿的），正在他們的廚房裏，指揮廚子做菜（後來我才知道有好多福建名士，都會自己做菜的）。他還告訴我，這是甚麼菜，如何做法的，這都是我從未吃過的閩菜。其中有一只「湯保肚」，又香、又鮮、又脆，不知如何做法，我至今還好像是芬留齒頰呢。

那天還有一事，餐未及半，有人送一信來，立候回音，琴翁離席匆匆去，旋即歸座，說已了却此一件事。原來有某顯者，喪其父，求琴翁撰寫一墓誌銘，送筆資三百元。但林翁不願為此人諛墓，謝絕了，璧還了他的筆資。在座的一位客，問求寫墓誌銘的何人？他笑說：「總之我不願給他寫就是了，不必問何人。」所以我覺得林琴翁的風骨和厚道，實在當世一般賢達之上，他在我書的序文上，不是記着年月是甲子三月嗎？不想就在這一年的下半年，他便逝世了。他是生於一八五二年（清咸豐二

年），歿於一九二四年（民國十三年），享壽七十三歲。

我那時又把「留芳記」稿本，給在京的諸位先生看，有幾位都是供給我書中資料的。如張岱杉先生，他是發起我寫這部書的，但他那時正忙於做官（曾以財次升部長），還有一位丁士源先生，是在德國留學回來當軍官的，在辛亥年間，任陸軍大臣蔭昌的副官處長，他給我的關於辛亥史實不少，須再加以證明。北京交通銀行行長楊蔭孫兄，取了我的稿本去看，後來對我說：「你害了我，一夜看完，使我失眠。」我此次來京，承蒙蔭孫兄以交通銀行透支一千元的花子與我。他說：「知兄旅費不多，在京不無有些交際，可以活動一點。」及我將回上海時，他又向我說：「我查看你賬，只透支了三百多元，我已給你還清了。」茲事亦殊可感也。

最後我這稿本給胡適之看過，我知道胡適之的為人，你若誠心請教他，他也誠心對付你，而且肯說實話。他看過了，便說：「我知道你寫這小說很費力，我敢批評你五個字『吃力不討好』，恕我直言。」這髣髴對我兜頭一瓢冷水，我正在興高采烈時呢。但事後想想，確也是他的見到語。再一想想，人做「吃力不討好」的事正多，寫小說是其小焉者耳，因想胡適之的一生，就是「吃力不討好」呢。那時我已回上海了，和胡適之的見面，也是在上海，我就把這二十回的「留芳記」急急想出版了。

關於籌劃出版是一個問題，回憶到我最初譯寫小說，那是賣給了書店去出版，自己一切不管。後來到了時報館，我在報上寫連載小說，如「空谷蘭」、「梅花落」等等，都由有正書局去出單行本。至於那些雜誌上的連載小說如「苦兒流浪記」、「馨兒就學記」等等，則由商務印書館出版，我都不管的。此刻的「留芳記」怎麼辦呢？而我的發表慾却正在催迫我呢。

那個時候，我已出了時報，時報也換了新東家了，但我在申報上還在寫連載小說（上海報紙，

每日只登一篇小說，約一千字，不屬於副刊）。我想到如果把「留芳記」先在申報上登一登，十萬言也不過三個月多光景，然後再出單行本也不遲。我便先與陳景韓商量，景韓說：「你先把稿子拿來，給我們看看，再行定奪。」我便把稿子給他了。過了數天，景韓回報我，說：「我們都看過了，申報不好登，因為有許多磕碰。」景韓所說的「他們」，當然有史量才、黃任之諸君在內，所謂「磕碰」兩字，可作觸犯解而是出於無心的，這也是新聞界的一種術語呢。我知道申報不便登，新聞報更無論了。我在新聞報，也曾寫過連載小說，規定以一年為期，在此一年之中，汪漢溪先生訪問了我三次，只不過詞句之間，他認為諷刺某人為不妥當而已。他們都是這樣謹慎小心，而尊重作者，而不肯擅自改竄作家文字，却也很可感的呢。

本來把版權賣給書商，讓他們去出版，自己不用費心，不是也很乾脆的嗎？可是我又不願意。自己付印刷所排印，由自己出版，最大問題是關於發行一件事，而我又素性疏懶，最怕麻煩，以我所經驗的想起來，決定是辦不好的。

想來想去，我們這一班作家，總逃不出書商之手，我還是和商務印書館同人去商量，如把「留芳記」交商務出版，他們必能接受。我們的意思是並不讓渡版權，而只收取版稅，因為我知道有幾位著作家，在商務已有此例了。

未與商務接洽前，先見到陸費伯鴻，偶然談及「留芳記」事，伯鴻道：「你為什麼不給我們中華書局出版呢？」（伯鴻是中華書局總經理）這時中華與商務競爭甚烈，知要在商務出版，更不放你過門，我想中華書局也不弱於商務，現在欣欣向榮，各省都有分館，既然如此，省得再與商務去嚙嚙了。於是與伯鴻講起生意經來，版稅收二成，就是照定價一元中，售出後我可以收到二角，三節算賬

。據他說：「這是特別優待，初版倘印三千部，我們也許要虧本的，希望的是再版。」這樣，「留芳記」便由中華書局出版了。

初版在三個月內即銷罄，再版遲至兩三年，三版恐印得不多吧，總共算來，不曾能銷到一萬部。版稅陸續送來，這些零零碎碎的錢，也零零碎碎用去。可是到了日寇侵佔時期，中華書局給我一封信，說是「留芳記」被日方禁止發行了。我百思不得其故，我書也並未踏着它尾巴，為什麼要咬我一口呢？以後「留芳記」也就絕版了。

辛亥風雲（一）

我的寫「留芳記」，最先的設計，原想從辛亥革命開始，一直寫到洪憲帝制，甚至拉到了張勳復辟，其志可謂不小，然也還不到十年的事呢。書中還要把梅蘭芳硬串在裏面。即使是寫張勳復辟吧，那天這位辯帥進京，即在當天晚上，他們江西同鄉（張勳是江西人）在江西會館歡迎他；大開筵席，還唱了戲，而這個班子裏就有梅蘭芳。大家正是酒酣耳熱，注目於戲台上的梅蘭芳出場，狂喝他的門帘彩。回過頭來，却不見了今天的主賓張勳，原來這位辯帥乘人不備，已經離席，悄悄兒溜出去，直

叩清宮大內去了。這樣不是又把梅蘭芳搭上去。可是不要說張勳復辟沒有說到，連洪憲帝制也沒提及，這二十回留芳記中，只談到辛亥革命幾件傳聞故事罷了。

現在我把「留芳記」中辛亥革命的故事兒，拾取幾件來說。不過先得來一個聲明：第一，「留芳記」裏所寫的人，都不是真姓名，而是影射的，這也不是我們創始，「儒林外史」中的人，不是都有來歷嗎？曾孟樸寫「孽海花」，也是如此。現在我所重行記述下來的，却都是真姓名。第二，寫小說不免有誇張的地方，也不免有隱諱的地方，有的出以故作驚人之筆，有的發為奇異莫測之文。但是現在所記述的不是小說，只不過把從前在朋友處聽來會寫在「留芳記」上的，加以修正，平鋪直敘的再記錄一下而已。

講到辛亥革命，首先要從武昌起義說起，但這一段歷史，記述過的不知有多少了。從新聞上、雜誌上、公家典籍上、私家傳記上，千篇一律，早已家喻戶曉，我何必再去重叙一過呢？要知道我的是小說，不是史傳，我高興寫那裏，就寫那裏，我徵集的材料，大多數從北京來的，因此我便從北京一方面寫起了。

且說當武漢起義事件發生的當兒，清廷正在直隸（今河北）永平府預備秋操。自從清廷注意練兵以後，共辦了四次秋操。第一次在河間府，是光緒三十年，北洋大臣主任，教練官大概是日本軍官。第二次在彰德府，光緒三十一年，練兵處主任。第三次在安徽太湖縣，光緒三十四年，陸軍部主任。這次永平府秋操，已是第四次，由軍諮府派了一位親貴濤貝勒為主任，預備在八月廿一日（舊曆，下做此）大操的，在八月十九日夜裏，忽然接到一個武昌十萬火急的密電，但是密電本子，却在濤貝勒的帳篷裏。那時的警備總司令丁士源，騎了一匹馬，直闖載濤的營帳，一疊連聲的喚道：「七爺！有

緊急電報！」這時載濤已經睡了，便道：「什麼事？咱們明天談吧。」丁士源道：「不！那個密電本子在您房內，咱們翻出電報來，給您瞧瞧吧。」

電報翻出來，只有幾個字：「工程營兵變瑞激逃。」載濤說：「怎就鬧起亂子來了，是革命黨不是？」丁士源道：「工程營是新兵，新兵變亂，很可考慮。」載濤說：「這和咱們秋操很有關係，現在可怎麼辦呢？」召集了幾位高級司令，商議下來，說現在把這事暫時秘密起來，不要搖動了軍心，想來北京定有處置，等上頭命令。果然北京的命令來了：「秋操暫時停止，着載濤即日回京。」說暫時停止，只不過是緩兵之計，這一次秋操，就這樣的半途而廢了。

載濤回到京城，見政府各機關已是震動忙亂起來，各處的電報，幾乎要塞滿了一個軍諮府。明發的上諭也已經下來，着陸軍大臣蔭昌督師南征，尅日啓行（蔭昌號五樓，在德國學過陸軍的）。大將出征，軍書旁午，大兵踴躍，氣象萬千。蔭昌先派了廿三標統帶為先鋒隊，立即馳赴戰地。又撤調五十七標統帶開拔前進。自己便帶着大隊人馬，開着京漢鐵路專車，緩緩向前進行。原來清政府吃了外國幾次敗仗以後，便注意練兵，開陸軍學堂哩，秋操哩，請外國軍官來當教練哩，鬧了一個烏烟瘴氣，都是不切實際。到了攝政王載灃當國，一班兄弟們都以皇叔自居，又設了什麼貴胄學堂等等，這班乳臭未乾的親貴，教他們賃廂聽戲，飲酒看花，逛胡同，吃館子，那便都是翩翩年少，若論衝鋒打仗，決算運籌，還遠得很。現在他們以為漢人鬧革命，我們滿人兵權在握：不難一鼓蕩平。

閑文少叙，且說蔭昌奉命出征，在北京啓行的那一天，到車站相送的人可不少。除了在京各大員，各要人外，還有許多外國公使，西報記者，也來相送。蔭昌帶了一班參謀長等等，軍服輝煌，在專車裏酬酢來賓。到了相當開車的時候，大家紛紛下車，車站長把手中綠旗一揮，火車便蠕蠕而動。但

只動了一動，忽然又停止了。這是怎麼一回事呀？傳問站長，說是剛得電話，盛宮保要來送行，立刻就到。大家都詫異，盛杏生有什麼事嗎？原來那時盛宣懷是郵傳部大臣，火車站也由他可以統制的，不到十分鐘，只見他匆匆忙忙趕來了。廢昌道：「咱們車已開了，說宮保要來相送，不知有什麼事嗎？」盛杏生道：「委實有一點事，兄弟非親來不可。聽說漢陽已失守了，此次我們大軍一到，必可奪回。只是我們在那裏有個鐵廠，非保全不可，那是我們花了好多心血在裏頭的。這件事要拜託諸公。」說着，從靴統裏摸出一張半新半舊的地圖來，說：「這便是漢陽鐵廠的地址所在，要能保全無損，該廠願出十萬塊錢犒賞大軍。」廢昌道：「得啦！咱們奪回漢陽時，准定把鐵廠保留，十萬犒賞費，宮保請早預備。」

盛杏生也知道軍行緊急，不可躲擱，便即告辭下車。臨開車時，盛杏生在月台上還拱着雙手道：「拜託！拜託！」廢昌見他這行狀急遽可笑，在車窗前，也以一種滑稽態度，用兩手指交叉搭着道：「十萬！十萬！」試想這一天大將出征，何等威嚴，軍行都有一定時刻，可是臨開車時，送行人脫帽揮巾，軍樂齊奏，車已蠕動，乃紅旗一揮，又復停止，已經教人詫異了。

說是盛宮保要來，必是緊要的事。那天各國公使館人物、各西報記者，都能說得一口京話的怎不聽懂他們言語。一回兒說：「錢預備好了，」一回兒又是什麼「十萬！十萬！」必是關於軍餉問題，所以要由盛宣懷去籌款。他們通電出去都說清政府餉項不足，急欲籌款，由西報一宣傳，再由上海各報一翻譯，加着更有人散佈謠言，於是上海大清銀行擠兌，天津大清銀行擠兌，北京大清銀行擠兌，先是金融上吃了一個大虧，可謂出軍不利。這是盛杏生這個倒霉鬼，車站送行，因此起了這個禍根。廢昌的軍車一路下去，逢站停頓，都有地方官在那裏接差迎送。過了正定府，漸漸到了彰德，那

是袁世凱住在這裏，大家說：「我們要去見見袁宮保嗎？過門不入，似乎不好。」因為這些統兵官，大半是他的部下呢。蔭昌道：「他究竟是老前輩，也好！我們此次出征，應該向他請教一些方畧。」到了彰德府，傳了信去，袁世凱便即請見。蔭昌帶了他的參謀長等一行人前往，到了袁宅，袁世凱含笑相迎。讓進西花廳，早有兩位客在那裏。一位約有五十多歲年紀，清癯面目的是張一麐；一位神氣飛揚，不過四十歲左右年紀的是楊度。

袁世凱道：「五樓，這一趟你要辛苦了。」蔭昌連忙謙遜了一回，便道：「此次特來拜訪宮保，請示方畧。」袁世凱道：「這一回聽得說革命黨聲勢很大，各省都有響應的，你們到前敵，未可輕視啊！」蔭昌道：「將來還不是要請宮保出來，討平此亂，不過這一次，我們出來，先給宮保打開一重門，好待宮保慢慢的佈置。」袁世凱聽了便不大高興，他是個心高氣傲的人，想怎麼叫先打開一重門，我要是出來，自己會打開自己的門，別說一重，幾十重我自己有力量也可打開。這時他便微笑不語了。在座的張一麐，向來不多說話，有好好先生之名，只有那個楊度，咕呱咕呱，言語獨多，他說：「這一下子，只怕打一年也不知道，打兩年也不知道，你們的軍餉怎麼樣應得多備些呀。」一回兒又說：「聽說我們湖南也不大安寧吧？要是各省都蠢動起來，那就有得麻煩哩！」

那天袁世凱便大排筵席，算替蔭昌及一班軍事人員又是接風，又是餞行。有許多軍事人員，原是他的舊部，都一味恭惟他，希望他出山。袁世凱歎口氣道：「我是不中用了，現在腿疾未愈，精氣亦衰。」回念受先太皇太后（謂慈禧）先皇帝（謂光緒）深恩厚澤，無以為報。現在只有閉門思過，仰賴諸公，同心戮力，殲此小醜了。」袁世凱這些話，聽來好像自承卑抑，實則是發了一陣牢騷而已，席間又暢談了不少的話，蔭昌等辭別以後，回到車站，吩咐開車，火車是很快的，便直達信陽州了。

信陽州是現在一個軍行駐紮的地方，可以指揮前敵，也有許多將領在此進退集合，更有一重要的事，用兵必先籌餉，俗語說得好：「三軍未發，糧草先行」，原來此次他們從北京出發，原沒有多備得軍糧，因想有了銀子，一路上隨便什麼地方可以採辦，可是要購大宗軍食，也不能咄嗟立辦，在彰德又被楊度提了一提，此刻計算下來，在軍車上攜帶的，只敷七日之用。雖然後面也有軍需輜重陸續的來，正恐緩不濟急，在此信陽州可以採辦一些，只怕再向前進，供應就不周了。

廕昌駐紮在信陽州，不到幾天，從前敵傳來一個消息，說是自己的軍隊，忽然互相開火轟擊起來，這是什麼原因呢？原來是一種軍衣問題的錯誤。當在正定府的時候，調赴前敵的第二鎮協統王之春，就問到了敵軍所穿的衣服是什麼顏色？那位參謀長（按這位參謀長，最初未調查到他的姓名，所以「留芳記」上也未列名）給他說道，敵軍的衣服是穿藍色的，我軍衣服有黃色的，有灰色的。王之春記下來了。可知道中國的軍裝，參差不齊，未能統一，軍服也隨統兵官的己意為之。偏巧那個五十七標統帶張希元手下所帶的兵，全是藍色軍服，那位參謀長沒有知道。可憐張希元的隊伍，從河南調來，還沒有紮住營盤，王之春帶的兵，見是藍色軍服，認定是敵軍，一連幾排槍，打得張希元的兵，七零八落，張軍莫明其故，立即回擊，就此互相開火起來。直到信陽州大營，趕忙派人去調停，方知是軍衣顏色的誤會，參謀長不得辭其咎。就這麼一鬧，自己人打自己人，軍士的銳氣便挫折了不少。

留芳記這一回目：「待送行紅旗停軍旆，生衝突藍服誤戎機：」上一句，說的是盛杏生車站送行；下一句便是藍色軍服的誤會了。

辛亥風雲（二）

一八

關於袁世凱重行出山的一段歷史，「留芳記」却有記載。

當我在北京搜集材料時，頗得到當時接近人物的傳述，歷觀後來各家筆記野乘，也未見紀述，今且錄之如下：

袁世凱自從退歸林下，由項城移居彰德，說是杜門養病了三年。可是他野心勃勃，急思發展，那一天忘記了自己在清廷的權威？說什麼圭塘唱和，洹上釣游，只不過附庸風雅，招幾個書獃子排遣排遣，遮掩世人耳目而已。可知道他此中歲月，實非閒暇。他也知道這滿清政府是搞不好了的，想到了兩宮宴駕，為了戊戌政變舊怨，把他驅逐出來，他也不免懷有仇滿之志呢。

在這個當兒，便是革命黨人，也有好多和他暗中接洽的，東西洋留學生回國，常常有繞道到彰德一訪袁世凱的，他也一一與他們周旋，而且時有餽贈。最湊趣的，當時有一位河南候補知縣姓何的，他是一位星象家，每天從半夜裡起來望氣，逢人便說：王氣在中原，總是中州一帶，要出帝王。從本年（辛亥年）五月間就嚷起來了。加着許多名士，凡清廷不能容納的，都向彰德奔走，真個如水赴壑。直至武漢民軍起義，各省響應，北京政府，一天要接着好些急電。親貴中不是些老朽，便是些童駿，正在束手無策的當兒，那彰德府沉幾觀變的那位梟雄，也正在躍躍欲試了。

那時候，有一位袁府裏的表老爺張鎮芳，他很知道這位老表兄的心事，特地到彰德府來訪袁世凱，便道：「四哥！你的時候到了。在這個當兒，還不出去，等待何時。人生世間，機會最要緊的，但機會却一瞬即去，非把機會捉住不可。」袁世凱道：「你的話是不差，可是一個人的出處，也不宜

太輕躁，難道人家不有求於你，便可以炫玉求售嗎？」張鎮芳道：「兄弟有一個意見，我瞧現在的時勢，他們滿洲人是搞不好的了，各省都在蠢動，好比一間破屋，驟經大雨，各處都在漏了，他們又無法補漏。那個攝政王是一無主張的人，儘那班號稱親貴的小弟兄胡鬧。其中還是老慶王說話有點兒力量。只是他近來越老越貪，他別的都不管，只拚命的要錢。你四哥如果願意花這幾十萬銀子，孝敬孝敬他，他還和你盡力在裏面幫腔說話嗎？」

袁世凱點頭說道：「你的計劃，我難道不明白，花一些錢，那是小事，我向來不愛惜的。只是這一番，我不出去則已，要出去時，非大大幹一下子不可。我們老弟兄，可以無話不談。別的我都不放在心上，就是在外交上，我還不敢說有十分把握，但也有七八成地可以靠得住的。英國公使朱爾典，咱們是老朋友，不用說，他是一定肯幫忙的。記得三四年前，他還和我說，既是滿洲人搞不好，何不自取之，那你們倒可以中興一番。這話出於外國人之口，他竟肆無忌憚說了，要是在中國人口中說出來，豈不是大逆不道嗎？我就怕那日本小鬼，素來和我有惡感，他們要是從中搗亂起來，也很是麻煩。不過在日俄之戰裏，我們幫他們的忙不少，還不能盡捐宿嫌嗎？至於美、法、俄、德，這都不足慮，以我眼光看來，歐洲各國，互相猜忌，只怕戰禍也就不遠了。講到兵力，這不是胡吹一句，誰不是我手下的人，就有幾個乳毛未乾的娃娃，正不在我心上。前天廕五樓在這兒，我瞧他一點也沒有什麼把握，他還意氣飛揚，說什麼先打開一重門，只怕未必吧。凡事總要先謀定而後動，我早知道，他們呢，總要找到我，也不過遲早之間罷了。你既想到此也好，裏頭烘托，當然好得多，發動可以快一些，不然，遲則生變，也是很可慮的。明兒匯四十萬銀子，這事就託你辦了吧。」

不多幾天，張鎮芳到了北京，找到了路子，把四十萬銀子送進慶邸去了。那個慶親王奕劻，是個

畫而好貨，越老越貪的人，自然把四十萬兩銀子笑納了。他想：「到底是袁慰亭，他惦念我老頭子，不走門路則已，要走門路，總是我的主顧。而且手筆也大，不像人家要他五萬六萬，已是滿頭大汗，他一送就是四十萬，就這一點瞧來，足見他是能辦大事業的人。而且現在中國各大員中，如袁世凱這樣的，還有幾個，所有外面統兵的官，那一個不是他的人。他們只是鬧着小孩子脾氣，和他作對。我想這一回，非力保他起用不可。」

這時老慶王已吃了袁世凱四十萬兩銀子的迷魂湯，心中只有一個袁世凱，想現在先收了他四十萬，將來他上台以後，與他合作，還不知可有多少哩。那時北京滿清政府，雖派了廢昌應敵，但是大軍未曾報捷，而各省獨立的急電，又似雪片飛來。攝政王載灃，驚惶萬狀，便召集了各王公大臣，商談辦法。那個時候盈廷聚訟，你一言，我一語，莫衷一是。有人說，現在陸軍大臣廢昌，親臨前敵，讓他先打幾仗，要是能把漢口和漢陽兩處奪回，武昌他們當然守不住了。有人說，現在的事，不但是湖北一方面的，各處都亂動了，我們要統籌全局，方能有效，否則就有顧此失彼之虞。也有人說，我們國家練兵數十年，秋操也開了好幾回，現在陸軍學堂裏畢業的人，也不知有多少了，難道幾個革命黨小子都不能打退嗎？也太丟人了。大家紛紛議論了一陣子，都是不着邊際的話，也沒有一個辦法。

老慶王想這是我說話的時候了，便站起來說道：「我有一個意見，說出來願與諸位討論。」大家齊聲道：「王爺是公忠謀國，老成遠謨的人，定有高見。我們都願意聆教。」慶王道：「欲平此亂，我想只有一人，就是那退職回籍的袁世凱。」大家聽得此話，不敢作聲，只偷眼兒望着攝政王，攝政王也默然不作一聲。老慶便繼續說道：「謀大事者不記小仇，當初齊桓公對於管仲，尚忘射鉤之恥。現在大家想想，可以當此重任的，除了袁世凱，還有何人。自從他小站練兵以後，各處統兵大員，

誰不是他的部下人，由他出來號召，可以登高一呼，四山響應。陸昌雖為陸軍大臣，論起資望來，那是遠不及他呢。據諸位說，現在陸軍學堂畢業，及出洋留學陸軍回來的人也不少，以我瞧起來，這些娃兒們都靠不住。別的沒有學，都學了些洋人的邪說謬論，只怕都是革命黨。即使不是革命黨，也和革命黨一鼻孔出氣了，這那裏要得。還有一說，我朝自入關以來，待漢人也不薄，所以屢次內亂，都由漢大臣平定，長毛鬧得那樣厲害，也是老佛爺信託了曾國藩一班漢大臣平復的。依我的主意，惟有用袁世凱，使他平亂要緊，傍的事我們慢慢再議。」

當時也有附和着老慶的，也有依違於兩可之間的，也有沉默不語的。攝政王說：「這事我們不能拿主意，只有奏明太后，共同商議。」可憐那個隆裕太后是個忠厚懦弱的婦人，她聽說革命黨起事，要打進北京城來，早已嚇得慌亂無主，現在只要能平內亂的，不管是袁世凱也好，方世凱也好，都可以遷就。過了幾天，就下了一道上諭，湖廣總督，着袁世凱補授。這電諭到了彰德，袁世凱知道四十萬銀子在那裏說話，已經發生效力了。可是他還要拿喬，不能叫他們呼之即來，揮之即去，也須要裝出一點兒身份來。便擬了一個不能奉詔的電報，大致是說：「足疾未愈，衰病侵尋，懇請另簡賢能，當此重任一云云。」

要知道那個時候的清廷也分為兩派，一派自命為老成派，以慶親王奕劻領首，漢人中如徐世昌等輩，亦屬於此派，都瞧不起那班新進人物，說這班人都靠不住，只是在那裏胡鬧。所謂新進派人呢，像那時的肅親王善耆，以及軍諮使良弼等，自命為滿人中開通人物了。他們也知道現在時勢，單靠滿人是不能成事了，因此平素間，也常發融和滿漢的論調。無奈這大清國二百六十多年來，漢人吃了他的苦頭，真是擢髮難數，種族之見愈深，報復之機愈迫，補救已是來不及了。

不論這新進派，都是不贊成袁世凱的：第一，他們說袁世凱是個老奸巨猾，野心難制，如果他一朝得志，滿洲種族恐無噍類矣。第二，他是反復無常的小人，就照那戊戌改變的一役，阻遏新政全是害在他的手裏，使德宗（謂光緒）幽居，一生抬不起頭，可謂罪大惡極了。第三，他們知道北洋兵權，全在他的手中，看定袁世凱是生有反骨的人，一旦反戈相向，將何以制裁他，還有一種不明事理，迷信法治的說道：「國家自有制度法律，不能讓他因此跋扈，即如德宗賓天，只一道上諭，就驅逐他出京了，將來也可以重演一回。可是在此世變岌岌之中，那裏能讓你從容不迫的高談制度法律呢？」

記得我當時的「留芳記」寫到此，也還記着資政院裏的一班君主立憲派（簡稱君憲派）還迷信着立憲兩字，以為憲法一立，各處的民黨冰消瓦解，當時憲政黨的黨魁是誰呢？他們自然公舉主張變法，力圖維新的梁任公了，此外便是湯濟武林長民等一流人。那時已與滿人中的善耆、良弼、載濤等所謂聯絡者已聯絡一氣了，而且上達攝政王以及各親貴，以為憲政一頒，革命不致復起。他們還擬定了憲法十九條的信條。

這信條上怎麼寫的，我今摘錄於下：一、大清帝國之皇統，萬世不易。二、皇帝神聖不可侵犯。三、皇帝之權，以憲法規定為限。四、皇帝繼承之順序，於憲法規定之。五、憲法由資政院起草議決，皇帝頒布之。六、憲法改正提案權，屬於國會。七、上院議員，由國民於法定特別資格公選之。：計共十九條，這些醜惡的條文，我也懶得再錄下去了。當我為「留芳記」搜集材料時，得了這寶貝典故，還暗暗地想：這是我們作的孽了吧。

我們在金粟齋譯書處的時候，葉浩吾先生曾譯了日本憲法，我與汪允中兩人正躊躇着要印不要印，結果是印出來了，後來為人所責罵，說這種欽定憲法，害人不淺。現在果然應驗了，這種憲法信條

，完全鈔自日本憲法皇室典範，真是當時我們所意想不到的事。

不但此也，還有一個可歎可笑的文獻，他們以為立憲大事，應得要宣誓太廟，昭告天下，當時便有人擬了一篇宣誓文，這宣誓文是誰人所作，也不必去管他了，無非後來給他戴上一頂保皇黨的帽子，不過我把這宣誓文錄下，或為將來編清史者所未知。其文曰：

維宣統三年某月日，監國攝政王載灃，攝行祀事，謹告諸先帝之靈曰：惟我太祖高皇帝以來，列祖列宗，貽謀宏達，迄今垂三百年矣。溥儀繼承大統，用人行政，諸所未宜，以致上下睽違，民情未達，旬日之間，寰區紛擾，深恐顛覆我累世相傳之統緒。茲經資政院會議，廣採列邦最良憲法，依親貴不與政事之規制，先裁決重大信條十九條，其餘緊急事項，一律記入憲法，迅速編纂，且速開國會以確定立憲政體，敢誓於列祖列宗之前。

這一件事，清廷已經算讓步到萬分，這班君憲黨，以為憲法頒布，就此可以滿漢一家，緩和種族革命的趨勢，可是革命潮流不發則已，一發就橫決而不可收拾了。

辛亥風雲（三）

我今迴叙袁世凱在彰德奉了上諭着補授湖廣總督，但他還搭着架子，託言足疾未愈，不肯就任。可是各省獨立的報告，一天緊一天，軍無鬥志，人有戒心，一個攝政王，又是庸懦優柔，自己拿不定

主意。那天又開了個御前會議，召集王公大臣、軍諮府、陸軍部，商議此事。隆裕太后道：「自從太皇太后先皇帝賓天以後，皇上幼冲，我是一個婦人家，幸賴攝政王輔政，及諸位王公大臣相助治理。三年以來，內外相安，不料武昌革命黨忽然起來，本想不難即日平定，誰知這幾天一夕數驚，江西、安徽、雲南各省，都電告獨立，廕昌也沒有告捷的電文，人心慌亂已極。我想命岑春煊到四川去，魏光燾到兩湖去，這都是老成宿望，諸位意下如何？」

老慶王突動搶先說道：「太后所見極是。岑春煊、魏光燾，都是老練有識的人，着他們遵旨迅速啓行就好。皇上幼冲，羣臣等輔弼無力，以致鬧出這亂子來，自有應得之咎。可是國家練兵養士數十年，不能平此區區小醜，也太不成話了。請太后放心，我們還有數鎮雄兵，不難一鼓蕩平，就是督師無人，這是很焦心的。奴才的意思，還是叫袁世凱出來，只有他可以統率諸將，收指臂之助。前次放了他湖廣總督，他託疾不就，想他是前任外務部尚書，可否仰懇太后慈恩，赦他已往之罪，授他為欽差大臣，所有赴援海陸部各軍，並長江水師，統歸節制。再令馮國璋統第一軍，段祺瑞統第二軍，均歸袁世凱調遣。如此優待重用，不念舊惡，想袁世凱具有天良，他應感激聖恩，馳驅圖報的了。」

太后道：「我於外間情形，不甚熟悉，也不知道到底該怎麼辦。袁世凱當日的時候，你們大家都知道，也不用說了。先皇帝龍馭上賓的時候，本要治他的罪，朝廷體念老臣，以足疾放歸田里，也算得寬恕的了，袁世凱自己也應得摸摸良心。現在咱們要用他，他又擺架子，這事王爺與攝政王商議，該怎麼辦就怎麼辦。你們大家說袁世凱才具好，必能平亂，自然以國家為重，我還追念他從前罪惡嗎？」

隆裕說到那裏，早止不住淚珠兒滾了出來，掩面先自回宮了。

老慶王便和攝政王商量，下了一道上諭：特授袁世凱為欽差大臣，所有赴援海陸各軍，統歸節制

。又着馮國璋統第一軍，段祺瑞統第二軍，均歸袁世凱調遣。那個攝政王是一無主張的人，也就唯唯否否。雖然他們的新進派裏頭，也有好多不以為然的，可是自己裏頭也提不出一個知兵大員來，與袁世凱抗衡的，也只是敢怒而不敢言了！

那時候，清廷特派專使，到了彰德，說了許多好話。又派蔭昌自己到彰德勸駕一次。袁世凱便道：「朝廷篤念舊臣。賜予起復，又奉皇太后、皇上聖恩優渥，世凱人非木石，豈敢忘恩。雖然足疾未愈，自當力疾督師、馳驅赴敵，以盡犬馬之勞，不過開拔檄調，一切餉糈政府也嘗籌及嗎？這一回，不單是湖北一省的事，各省都已響應了起來。即使大軍所指，即日蕩平，那筆軍餉也就不貲，何況如今還沒有一個把握呢。」大家說道：「但求宮保出山，餉項我們再從長計議。」袁世凱這時也預備有些頭緒了，馮國璋、段祺瑞兩位軍統，也來請示機宜了，他就慢慢地由彰德起節，駐紮到信陽州來。我還記得袁世凱在他的「圭塘唱和集」中詠「春雪」一聯有句云：「數點飛鴻迷處所，一行獵馬疾馳來」，正應了當時景象呢。

袁世凱奉命督師，到了信陽州，蔭昌即與交接。他雖然是現任陸軍大臣，資歷甚淺，所謂「蜀中無大將，廖化作先鋒」，調遣各軍將領，也不能如袁的指揮用命，樂得卸肩了。老袁那時便一連幾個急電，打給慶王，催索餉項，大致說：要餉項無虧，將士方樂於效命。那時節，清廷度支，已漸漸不能支持，急切之間，到那裏去籌款呢？說不得個古老傳語：「朝廷不差餓兵」，要教他們出死力去打仗，如何可以不預備餉項呢？

正在束手無策，仰屋興嗟的當兒，便有人獻策於袁世凱（按：這個獻策的人，當是一個要人，在我搜集「留芳記」資料的時候，曾詢問告者何人，但他不肯道出姓名，他既欲保密，我也不好窮詰

了），說是：從前慈禧太后私蓄，也都是刮的民脂民膏，現在他們既然要保那大清的天下，不可以教他們拿些出來嗎？人民尚有毀家紓難的，何況他們帝室中，況且這也不必侵及內府正供啊。袁世凱聽了，拊掌稱善，說道：「對了！對了！你老兄真能在無辦法中想辦法。」便請這位獻策的先生，即日到北京，和老慶王子細商量去。那人到了北京，先去見了王士珍，王士珍道：「果然籌餉是急如星火，明日且和慶邸商量。」到了明天，見了慶王，因說：「慈禧太后既有私蓄，我們暫時借來一用，日後即可歸還，這不過是應一個急兒罷了。」

慶王躊躇道：「這是說有一筆儲藏款兒，我也好像聽人說過。自從老佛爺歸天以後，當然歸今太后保管了，只是我們怎好去問得。」王士珍道：「王爺不好問得，我們更不好問得了。」慶王道：「或者託攝政王可以想想法子。」王士珍道：「全仗王爺幫忙，那軍餉一天不發，就一天不能開拔，此刻軍情緊急，瞬息萬變，最好仰求皇太后濟一濟急，暫時發放，將來國內平定以後，首先籌還。」老慶王道：「明日叫起，我且問問去。」

當時慶王見了攝政王，便談起了這事。攝政王道：「確實有這筆款項，現歸太后保管，只是咱們怎麼可以開口向她要去呢？這是孝欽后的私蓄，並不是國家的正供呀。」

慶王道：「現在時勢很急，你想耽擱一天，要出多少亂子，怎麼還管它私蓄與公蓄，只要有錢，就取出來濟急。但能保得住大清天下，將來這筆帳，總可以算得清，即時歸還的。不過這到底是宮廷私蓄，他們當然不願意交出來，全仗您大力，好好兒的奏明太后，說現在不過借來一用，將來無論在那一項收入上，可以撥還。要是國家度支寬裕，也不會向太后要這筆錢。如此說法，或者太后也就應許了。」慶王又低聲道：「最好把外頭的事情說得更緊急些，想太后自然不至於留難呢。」攝政王是

個懦弱的人，受了慶王的教唆，便道：「我總極力的說去，事成與否，却未可必。」慶王道：「全仗大力。」

那天攝政王便進宮中，和隆裕商量，太后道：「好啦！你們大家想心思想到宮裡頭來了。這一宗欸項，果然是老佛爺遺留下來，歸我保管的，却不是取諸正供，乃是歷代相傳，一向歸宮闈掌管，未曾動用，數目多少，連我都未曾知道。現在他們度支部在那裡管甚麼事，臨時籌一些軍餉也籌不到，要想到宮庭私蓄，這還成甚麼事嗎？」

攝政王道：「要是外面能想法子，早已想了，還來叩求太后嗎？實在這兩天外頭鬧得很兇，軍諮府裡各省獨立的電報似雪片一般飛來，所有派出去的人，回京報告，也沒有一個好消息。本來這幾年中，庫藏空虛，度支竭蹶，已經要鬧飢荒了，怎能還用兵呢？就如袁世凱這個東西，先皇帝一生未能揚眉吐氣，可不是為他所害，縱不加罪，何至於要起用他呢。也是為了時局艱難，一時京外沒有統兵大員，不能不叫他出來，現在開拔無費，他就黏在信陽州，今天說足疾復發，明天說感冒未愈，不肯親赴前敵。外面風聲愈緊，延宕一天，就要出多少亂子，受多少損失，在這個時代，更不能提到外債國債，所以大家的意，都仰求太后，請將老佛爺的遺蓄，暫時移作軍用，濟一濟急，將來無論在那一項收入上，可以儘先掃數歸還。現在咱們以救國為前提，請太后俯念時勢急迫為是。」

隆裕不比慈禧，是個軟弱的婦人，這時無話可說，但也說道：「那也不全是現欸，有許多是金條、金塊之類，還有的是前朝一直保管下來的，老佛爺在日，也沒有敢動它，到了咱們手裡，難道就變賣了不成？」

攝政王知道這已經活動成功了，便道：「有金子就可以變成現欸，咱們向金店裡一兌就行。或者